



军装照。



陈赓与粟裕、洪学智等在天安门城楼上。

(上接C14版)

【叁】两张王牌

陈赓领导的杨登瀛和“老宋”



全家福。



王根英。

陈赓主持工作以后，中共发展了几个重要的情报关系。陈赓手里的王牌之一是杨登瀛。杨登瀛早年在日本跟我党人士多有联系。1928年1月，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调查科(“中统”前身)，杨登瀛得到蒋介石手谕，成为“中央驻沪特派员”，独立于军警和侦察机关。他对共产党很有好感，陈赓决定和杨登瀛单线联系。杨登瀛要求汽车、保镖和活动经费，陈赓请示周恩来尽力满足他，要求他和上海党部、市政府、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关系。1929年10月，陈赓为杨登瀛在北四川路成立了一个办事处，挂牌“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”。陈赓派女党员安娥去做秘书，杨登瀛一带回情报，安娥就及时抄送陈赓。

随后杨登瀛得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重用。陈赓通过杨登瀛获取了大量情报，清除了许多内奸与叛徒，成功营救任弼时、关向应等中共重要人物。

陈赓领导的另一打入敌人内部的特工叫宋再生。在上海，国民党专门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是“淞沪警备司令部”，其负责人是钱大钧与熊式辉。为保证中央的安全，打入其内部是当务之急。陈赓派去的第一个重要情报员是“老宋”(宋启荣，化名宋再生)。陈赓命宋拜蒋百里为师，蒋百里是熊式辉的老师，通过蒋百里推荐，打入了“淞沪警备司令部”，任政治密查员。

1930年5月，党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。会前国民党获取消息，高额悬赏组织特务破案，宋再生等人向陈赓汇报。为确保会议万无一失，陈赓参与领导掩护工作。先找了一处较为安全的处所，设立了一个假医院，里面有医疗设备、医生和护士。一楼为特科人员，会议人员全部化妆成病人住二三楼。“病人”来了，由“医生”检查，然后根据不同打扮，安排住进“病房”。同时，以各种理由，使外界与他们隔绝，保证了会议的安全进行。

【肆】处决白鑫

“霞飞路暗杀案”轰动上海滩

中央特科主要负责营救工作，一般做法是买通国民党警宪机关，掩护被捕同志的身份。但1929年中央军委书记彭湃的被捕，却不具备营救的因素。叛徒白鑫曾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政权工作，后调入上海中央军委做彭湃的秘书，他家常被作为军委会场。陈赓得知消息立刻让杨登瀛调查，当晚查明白鑫早在一个月前就和范争波取得联系，准备将中共军委一网打尽。8月26日，陈赓指示杨登瀛参加对彭湃的审讯。28日陈赓得到消息，彭湃等将被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，但特科的救援小队赶到囚车必经地点时，囚车早已经过去了。8月30日，彭湃等4位同志英勇就义。

白鑫迅速被国民党保护起来。因白鑫身患疟疾，陈赓通知白鑫多年的老相识、医生柯达文做好准备，果然白鑫带着保镖找柯达文看病，却不知道柯达文早年就加入共产党，是陈赓手下的特科人员，“达生诊所”则是党中央的会议场所，传染病房是中共高层领导的会议室。白鑫离开上海的计划、动身的时间，乘坐轮船号，甚至范争波送去码头的细节全部被周恩来、陈赓掌握。11月11日下午，陈赓亲自带领十来名红队队员陆续埋伏在弄堂里。晚上白鑫随范争波和保镖走出范公馆，特科人员突然从黑暗中冲出来，与保镖们展开枪战，白鑫被特科人员逼到角落里当场毙命。此事被称为“霞飞路暗杀案”，轰动上海滩。

参考资料：《陈赓传》(人民出版社)、《陈赓传》(当代中国出版社)、《往事亲历》(凤凰出版社)、《活在别人的历史里》(文汇出版社)、葛维纓《陈赓在中央特科的秘密生涯》、穆玉敏《鲜为人知的“北京特科”：陈赓组建的秘密机构》等



陈赓在越南与胡志明亲切交谈。



胡志明在赠给陈赓的照片后面题词。

【伍】隐蔽战线的辉煌

国民党的作战厅长给我们送情报

1931年4月，特科领导人顾顺章叛变，所幸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截获了这些电报，并由李克农立刻告知陈赓上报周恩来。一天之内，一切顾顺章可能侦查的人员全部转移，废止一切顾顺章知道的秘密工作方法，上海中央特科人员全部调换。但恽代英、向忠发、邓演达等被杀，上海党中央基本撤离，中央特科由陈云、潘汉年和康生接管。陈赓是特科情报科长，又和顾顺章一起在苏联“契卡”受训，周恩来命他立即转移天津，到北方开展斗争。

陈赓到天津后，根据形势在北京组建了中共北方政治保卫局，内部称北京特科。北京特科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，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，单独进行情报、兵运、保卫、锄奸等活动，利用各种方式为党提供各种重要情报，把情报工作做到了国民党省党部、宪兵司令部、中央军分校、北平市警察局、法院、市政府、电信局等部门，其工作模式和上海中央特科模式完全一样。著名的红色间谍潘东周、小说《红岩》里华子良的人物原型韩子栋等，都是北京特科情报员。潘东周对张学良展开了颇有成效的统战工作，后英勇就义。

陈赓为中共秘密战线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他的儿子陈知建曾说：小时候在家里看电视，看到《51号兵站》，我看那个地下党那是为所欲为呀，可以化妆成日本鬼子坐着警车，把造炮的原料抢回来。我当时就发表看法，说这电影瞎编，你们那会儿哪能这么厉害。结果当即被我爸给骂了一顿，他说你这个孩子你懂得什么，我们当时就是这样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他还说了一句，我到后来还记得清楚，他说你信不信国民党的作战厅长给我们送情报。我说我当然不信了。后来我到了重庆以后居然见到了这个人，真是国民党的作战厅长，后来升到中将军长，最后率部起义。

■文/迭戈 东方既白